

特63
611

學 生 文 庫

編(廿第)

訂新

四

大町桂月校訂

東京

至誠堂發兌

書

全
明治
45. 4. 24

丙交

學生文庫に冕す

われ聞く、獨逸の中等程度の教育にては、力めて多く古典を課すと。其意に曰く、古典の知識なければ、人物、學問、事業、共に淺薄なるを免れずと。獨逸は新進の國なるが、學問歐米に冠たり、工業亦英國を壓せむとし、國富み、兵強きも、亦以ある哉。我日本は獨逸よりも猶一層新進の國なるが、一躍して世界一等國の列に入り、新興の勢、さすがの獨逸をして後に瞠若たらしめむとす。而して我國は三千年の金甌無缺の歴史を有し、萬世一系の天皇を戴き、世界無類の國體を有す。即ち我國は世界最古の國なると共に、世界最新の國也。其新興の原因を討ぬるに、獨逸の識者が認めて中等教育に實施せる所は、猶一層早く我國の識者が認めて實施せる所也。然るにわれ近時讀書界の趨向を見る

に、徒に奇を趁ひ、新を求め、皮相なる自然主義にかぶれ、危険なる外來思想にかぶれ、よろづ物質的となり、早く生活の安樂を求め、本を忘れて末に趨り、終に淺薄なる人間となり了らむとす。邦家の前途、嗚呼危い哉。余茲に慨する所あり。學生文庫を編み、古典的名著を選び、初學の士の讀誦に充てむとす。益ありて毫も害なきは、余の深く期する所也。前途有爲の士、願くは之に由りて、精神上の好食物を得よ。修養に供せよ。人格の深厚を致せ。餘裕を得よ。清き娛樂を得よ。猶謹んで告ぐ、善く書を讀め。書に讀まるゝこと莫れ。

大町桂月

四書に冕す

高倉天皇の侍讀たりし藤原賴業、禮記を讀む毎に、大學中庸の二篇にいたりては歎じて曰く、後世達悟の人ありて、別に之を表章し、以て二經となさば、則ち天下の至寶たらむと。當時幾んど支那との交通なし。賴業固より支那に朱子あるを知らず、朱子豈にまた日本に賴業の如き碩學あるを知らんや。賴業の死後、凡そ百三十年、後醍醐天皇の御世に至りて、四書始めて我國に來れり。四書は朱子の選定する所に係る。朱子は朱子派の儒教を開きたる人にして、支那に於ける儒教中興の哲人也。其見る所、東西期せずして相合せり。朱子以前には唯五經ありしのみ。朱子に至りて始めて四書あり。四書とても、朱子の新に作りしに非ず、朱子は在來の論語と孟子とを取り、禮記の中より、大學と中庸とを抜き、合して之を經典としたり也。論語は我朝に漢學の傳はると共に傳はりたるものにて、凡そ論語

ほど、多く日本人に讀まれたる書物なし。日本外史が多く讀まれたりとして、ほんの數十年來のこと也。論語の讀まるゝことは、二千年來のこと也。それが四書となりて、我國に入るに及びて、他の三經典も共に讀まるゝに至れり。苟くも文字の教を受くるもの、劈頭第一、四書の素讀を課せられたるもの也。余は明治の聖代に生れ、學ぶには既に小學校ありき。されど、十二三歳の時より、小學校へ通ふと共に、漢學の塾に通ひたりき。この際は所謂論語讀みの論語知らず也。青年となりても、依然として論語讀みの論語知らず也、この際、最も愛讀したりしは孟子也。其議論縱横、其文章雄健、字内間豈また斯る快文字あらんやとばかり思ひ込みしが、頭に白髮生へかゝる頃になりて、始めて論語の尊きことがわかりぬ。孔子を聖とし、孟子を賢とする所以もわかりぬ。賴業が大學中庸を別に表章して、天下の至寶とせよといひし意味もわかりぬ。果して真にわかりたるかは知らざれども、ともかくも自分だけでは、わかりたるつもり也。青年の頃に、これ

大町桂月

がわからざりしは、よくよく下根の性なりと、深く自から恥づ。この悔説余のみにや。記して今の青年の士に聞ふ。

四書目次

新訂四書目次

大學	……	一—三
中庸	……	一—三
論語	……	一—九〇
序	……	一
卷之一	……	五
卷之二	……	一二
卷之三	……	一九
卷之四	……	二八
卷之五	……	三七
卷之六	……	四五

孟子

卷之七	……	五五
卷之八	……	六七
卷之九	……	七七
卷之十	……	八五
孟子	……	一—四
序說	……	一
卷之一	……	五
卷之二	……	一五
卷之三	……	二七
卷之四	……	三七
卷之五	……	四七
卷之六	……	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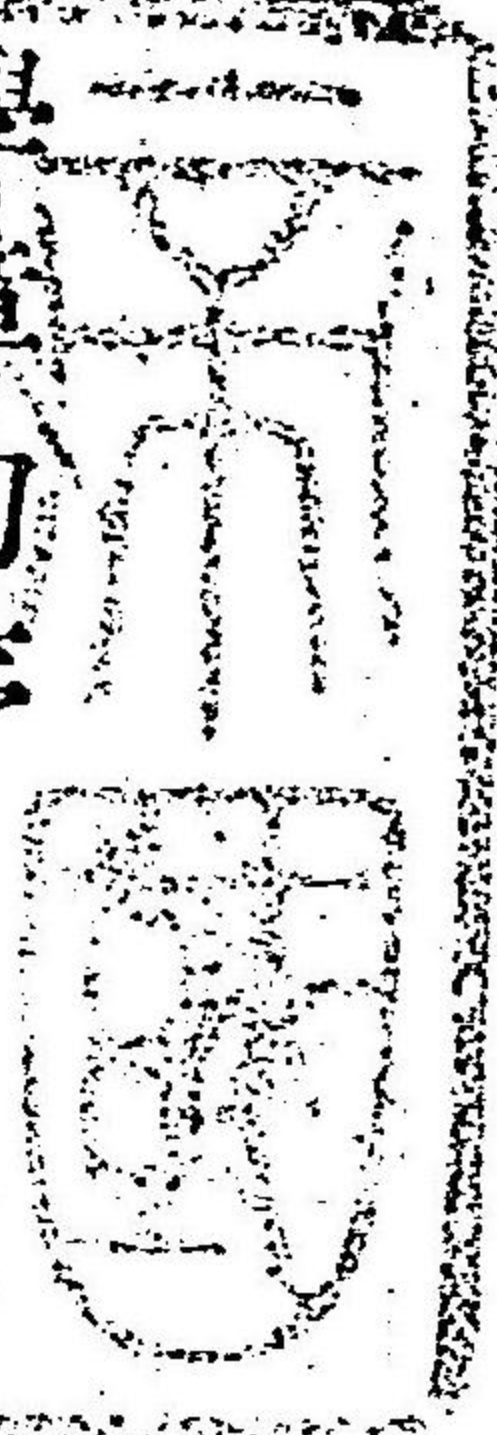
卷之七	………	六六
卷之八	………	七六
卷之九	………	八六
卷之十	………	九六
卷之十一	………	一〇五
卷之十二	………	一一六
卷之十三	………	一二六
卷之十四	………	一二六

新訂四書目次終

新訂四書

大町桂月校訂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

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
 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
 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
 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
 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
 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
 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

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
 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
 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
 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
 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
 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
 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
 之法聖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

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

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

庸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

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文語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

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則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

子曰、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主。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

右第十九章

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能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難善、無徵無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

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終)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

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餼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矣。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者。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

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レ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レ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ト宗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

乎。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器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以、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一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

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母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粟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卷之四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鉞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〇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〇子不語怪力亂神。

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〇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〇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〇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〇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〇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〇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〇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

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澗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

三三

語

論

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卷之四終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

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〇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〇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〇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〇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〇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〇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〇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

〇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躑躑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

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傺，朝服而立於阼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施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入太廟，每事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凶。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論語卷之五(終)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

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

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卷之六(終)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鑿。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

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〇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〇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〇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〇子曰、爲命、禘、禘、帥、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〇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子

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〇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〇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〇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路問事君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面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澁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

論語卷之七(終)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ナラ雖ナラ州里ト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子曰、有教、無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

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

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論語卷之八(終)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而立也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無勇而無義、為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行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

播鼙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論語卷之九終

論語卷之十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
 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終)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
 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
 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揚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以入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濫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殼，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能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卷之一(終)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
 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
 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

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下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僂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狩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睚眦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九一 子 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

以愛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愛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

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子。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卷之二(終)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嘗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管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曰：曾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餽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餽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闕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誑。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

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_レ不忍人之心。先王有_レ不忍人之心。斯有_レ不忍人之政矣。以_レ不忍人之心行_レ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_レ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_レ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_レ是四端也。猶其有_レ四體也。有_レ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卷之三(終)

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蚘

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如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

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

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卷之四(終)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

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冠，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甄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疆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
 尙已。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
 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
 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
 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
 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
 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以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
 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
 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
 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
 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姑嘖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
 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
 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

孟子卷之五(終)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

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義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有收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

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饋孔子之。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